

史

記

司馬遷撰

張司斐
守馬駟
節貞駟
正義索隱集解

影印
史

記

東華書局印行

印 翻 准 不



有 所 權 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 局版臺業字第零柒貳伍號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八月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一月七版

印 影

史

記 (全一冊)

(56025)

精裝本

定價新臺幣三〇〇元
特價新臺幣一八〇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發 行 人

卓

鑫

森

出 版 者

臺灣東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博愛路一〇五號)

印 刷 者

臺灣東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史記引略

史記，爲千古無匹之史書，爲紀傳體之祖，漢太史令司馬遷作。始自黃帝迄漢武帝獲麟止，（自西元前二六九七—西元後一五年止），凡本紀十二，表十，書八，世家三十，列傳七十，都百三十篇。注釋書最著者爲史記集解百三十卷，劉宋裴駟撰，其所引證多先儒舊說，頗爲浩博核實；史記索隱三十卷，唐司馬貞撰，史記正義三十卷，唐張守節撰。本書根據上列三書合併而成。

史記之名，蓋「太史公記」之省稱耳。在本書以前之史籍，大抵爲斷片的雜記，（如國語戰國策）。或祇順按年月纂錄，（如春秋竹書紀年）；至於自出機杼，加以一番組織，先定全書規模，然後駕馭去取各種資料，爲有系統之敘述之史書，則實自史記始。「本紀」以事繫年，取則於春秋，「書」詳記政制，蛻形於尚書，「表」稽牒作譜，印範於世本，「世家」「列傳」，既宗雅記，亦采瑣語。則國語之遺規也。本書體裁，乃以「本紀」爲全書敘述之骨幹，其他「年表」，「書」，「世家」，「列傳」，則分敘各時代之世序，諸國諸人之事蹟，以及禮儀學述之沿革。自此以後，所謂「正史」

之體裁乃確定。二千年以來，作史無不以此爲準則，而無能出其範圍。又其舉當時所及知之人類全體，自有文化以來數千年之總活動，冶爲一爐，此點則史記實爲中國通史之創始者。

本書組織之複雜及聯絡，尤爲特色：其本紀及世家之一部分爲編年體，用以定時間之關係，其列傳，爲人的記載，貫徹其以人物爲歷史主體之精神，其書，則爲自然界與社會制度之記述，與人的史相調劑，而意義特出，尤在十表，以爲時之間架脈絡。以此四部相互調和，相互聯絡，遂成一博大謹嚴之作品，千古無匹之史書。其創作力之宏偉，實可驚嘆！若其描寫人物之生動活躍，剖析事理之縝密清晰，尤爲絕無僅有。

司馬遷爲當時春秋家大師董仲舒之受業弟子，其作史記之最大目的，乃在發表史氏一家之言，其自序云：「畧以述遺補闕，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藏諸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故史馬遷作史記，蓋借史的形式以出之，非若近世史的觀念「爲依史而作史，」乃爲一種「超史的」目的所驅遣而作史者。

司馬遷小傳

錢 穆

中國民族，是一個具有悠長歷史的民族，論中國文化之貢獻，其史學的成就，也可算最偉大，最超越，為世界其他民族所不逮。孔子是中國的大聖人，同時亦是中國第一個史學家，他距今已在二千五百年之前。西漢的司馬遷，可說是中國古代第二個偉大的史學家，距今亦快到兩千一百年。孔子春秋和司馬遷史記，同是中國古代私人著史最偉大的書。

遠在西周前，中國人早懂得歷史記載之重要，常由政府特置史官來專管這工作。那些史官是專業的，同時也是世襲的。司馬氏一家，直從遠古以來便當着史官的職位，聯綿不輟，到他父親司馬談，是西漢的太史令，正值武帝時。在春秋時，司馬氏一家，由周遷到晉，又分散到衛與趙。另一支由晉轉回到秦。住居在今陝西韓城附近之龍門。遷便屬這一支，他誕生在龍門。

當時的史官，屬於九卿之太常。太常是掌宗廟祭祀的，這是一宗教性的官。史官附屬於太常，這是中國古代學術隸屬於宗教之下的遺跡可尋之一例。因此史官必然要熟習天文與曆法。同時司馬談並研究易經與道家言。因這兩派學說在當時，都和研究天文發生了連帶的關係。

司馬談是一位博涉的學者，他有一篇有名的論六家要指，保留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可見司馬談博通戰國以來各學派，不是一位偏狹的歷史家。他的思想態度偏傾於道家。但他究是一位史學傳統家庭中的人，因此他依然注重古典籍與舊文獻，不像一般道家不看重歷史。

司馬遷出生在景帝時，那時漢初一輩老儒，像叔孫通、伏勝、陸賈、張敖、賈誼、鼂錯諸人都死了。據說漢文帝本好刑名家言的。他的政治作風則偏近於黃老。他夫人竇氏，更是黃老的信徒。景帝尤不喜儒家言。時有博

士鞅固生，因議論儒道兩家長短，得罪了竇太后，命他下虎圈刺豕。這很像西方羅馬的習俗。

但司馬遷十歲時，他父親便教他學古文，治古經等。因此他的學問，不致局限在戰國以下新興百家言的圈子中。他將來綜貫古今，融會新舊，成爲一理想的高標準的史學家，在他幼年期的教育中，已奠定了基礎。這一層，在史記裏，他屢次鄭重地提及。

他幼年的家庭生活，還保持着半耕半牧古代中國北方醇樸的鄉村味。他二十歲時開始作遠遊。自序說：

「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闕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危困鄒薛彭城，過梁楚以歸。」

這是何等地有意義的一次遊歷呀！中國到漢時，文化綿延，已達兩三千年之久了。中國的地面上，到處都染上了先民故事的傳說和遺跡。到那時，中國民族已和他們的自然天地深深地融凝爲一了。西北一角，周漢故都，是司馬遷家鄉。這一次，他從西北遠遊到東南，沿着長江下游，經過洞庭鄱陽太湖三水庫，逾淮歷濟，再溯黃河回西去。這竟是讀了一大部活歷史。遠的如虞舜大禹的傳說，近的如孔子在文化教育上種種具體遺存的業績，他都親身接觸了。這在一青年天才的心裏，必然會留下許多甚深甚大的刺激和影響，是不言可知的。

這一次回去，他當了漢廷一侍衛，當時的官名稱郎中。照漢制，當時高級官吏，例得推薦他們的子弟，進皇宮充侍衛。但他父親的官階，還不夠享受此殊榮。但當時已到武帝時。武帝是極愛文學與天才的，想來那位剛過三十年齡的漢武帝，早聽到這一位剛過二十年齡的充滿着天才的有希望的新進青年的名字了。我們可想像，司馬遷一進入官廷，必然會蒙受武帝的賞識。

在當時，他大概開始認識了孔子十三代後人孔安國。安國也在皇宮爲侍中，安國的哥哥孔臧，是當時的太常卿，又是司馬的親上司。司馬遷因此得從安國那裏見到了孔家所獨傳的歷史寶典古文尚書了。他將來作史記，

關於古代方面，根據的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重要的史料，有許多在當時爲一般學者所不曉的古文家新說。大概他在同時前後，又認識了當時最卓越的經學大儒董仲舒。仲舒是一位博通五經的今文學大師，尤其對孔春秋，他根據公羊家言，有一套精深博大的闡述。將來司馬遷的史學哲學及其創作史記的精神和義法，據他自述，是獲之於仲舒之啓示。

他當皇帝侍衛十多年，大概是他學問的成立期。後來有一年，他奉朝廷使命，深入中國的西南角。自序說：

「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

他這一段行程，從四川岷江直到今雲南西部大理，即當時的昆明。大概和將來諸葛孔明南征，走着相同的道路。還算又補讀了活的中國史之另一面。但不幸，他這一次回來，遭逢着家庭的慘變。

當時的漢武帝，正在向東巡狩，登泰山，行封禪禮。這是中國古史上傳說皇帝統治太平祭祀天地的一番大典禮。但武帝惑於方士言，希望由封禪獲得登天成神仙，因此當時一輩考究古禮來定封禪儀式的儒生們，武帝因其不與方士意見相洽而全體排擠了。司馬談，是傾向道家的，但他並不喜歡晚周以來附會道家妄言長生不死的方士。因此他在討論封禪儀式時，態度接近於儒生。照例，他是太史令，封禪大祭典，在職掌上，他必該參與的。但武帝也把他遺棄了。留他在洛陽，不許他隨隊去東方。司馬談一氣病倒了。他兒子奉使歸來，在病榻邊拜見他父親。

自序說：

「奉使西征，……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指其父，下同）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

接着是他父親一番的遺命說：

「余先，周室之太史也。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後世中衰，絕於余乎？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爲太史。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邊俯首流淚，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

我們看了這一段敘述，可想司馬談是一位忠誠剛直而極負氣憤的人。他很想像隨皇帝去泰山，但他不肯阿從皇帝的意旨。他沒有去得成，便一氣而病了，還希望他兒子在他死後把此事的是非曲折明白告訴後世人。司馬遷性格，很富他父親的遺傳。他父親臨終這一番遺囑，遂立定了他創寫史記的決心。

談卒後之三年，司馬遷承襲父職當了太史令。遷的才情，武帝早欣賞，這本是不成問題的。於是他憑藉宮廷藏書，恣意繙讀了五年，纔開始寫他的史記，那時他已到四十二歲的年齡。上距孔子卒歲，則整整三百七十五個年頭了。在自序裏，他自己這樣說：

「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

這說明他的史記，承襲了孔子的春秋，繼續著文化傳統，古經典之大義而著筆。

但不幸前後僅搭到七年的時期，他又過了飛天的橫禍。那時一位青年將軍李陵，因兵敗，投降匈奴了（陵降匈奴，時年三十六）。武帝本也很愛李陵的才氣，但他又要振厲邊將的氣節。兵敗降敵，不得不嚴辦。在他憤悶與衝突的心情下，他下問於司馬遷。遷與李陵在內廷同過事，他直口稱讚李陵之爲人，說他事親孝，與士信，常誓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有國士風。今舉事一不幸，那些只知全軀保妻子的人，卻隨在後面說他的壞話。他說這是一極可痛心的事。他又說：陵雖敗，他的戰功已足表揚於天下。他之降，或許想握得一機會來報答漢。但他這番話，洗雪了李陵，卻得罪了朝臣。這不是主張懲罰降將的，反而不是嗎？而且這裏還牽涉到宮廷親貴

，武帝寵將，種種複雜的內幕。於是司馬遷終於下了獄，定他誣罔罪，判決了死刑。但武帝存心並不要真置他死地，依照當時新法令，只納錢五十萬，便可減死一等了。五十萬個五銖錢，只合黃金五斤的價值。一覽朝貴，千金萬金多的是。五金又算什麼呢。那料司馬遷服務宮廷，官爲太史，前後將近三十年，他家竟拿不出五斤黃金來！即有愛惜他的，那敢無端送他黃金五斤，招惹自身意外的不測呢？依照司馬遷性格，應該痛快自殺了事的。但他的史記還沒有成書！他父親臨終遺囑，和他畢生抱負，不許他自殺。他終於減死一等了，不知那裏來這五斤的黃金。在他自序裏，和他有名的報任安書，對此事只極其憤懣紆鬱的交代過去了，卻沒有明白地說清楚。

減死一等便是廢刑了。在當時，廢刑也不算一會事，但遷受不了這委屈。他在報任安書中再四憤慨地說受廢刑的算不得是人，這是他自己一腔不平之氣在發洩。而武帝心下則不如此想，遷受了廢刑，把他替李陵開說的一番風波平息了，立刻調用他做內廷秘書長，當時官稱中書令。而且極其尊寵與信任。在武帝本愛司馬遷才情，現在他受了廢刑不該再在宗廟任職了，便立地擢用他在自己的近旁。他也算是愛才。但在司馬遷，他覺得此後的生命，完全是爲續成史記而活着，其他一切則全不在他心下了。

他受廢刑還不到五十歲，大概此後還有十年以上的壽命吧！但他的中書令新職，使他整年隨着皇帝到處跑，沒得好閒暇。他在報任安書裏自己說：

「迫賤事卒；無須臾之間。」

又說：

「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

在他這樣的心情下，他可不能享高壽。他的卒年是無法考定了。大概和武帝卒年差不遠，則是六十左右便死了。他臨死，史記仍沒有完成。全書一百三十篇，字數逾五十萬，但有十篇擬定了題目，沒完全成稿的。

史記幾爲將來中國正史之鼻祖，史記的體例，也爲歷代正史共奉的主臬。但史記的體例，則是司馬遷一人所特創。本來更官記載，有一定的格套。孔子春秋和晉代汲冢出土的戰國魏紀年，便都沿襲這格套。司馬遷纔始破壞此格套，另創新體例。所以司馬遷雖是漢代的太史令，但他的史記並不是漢史，而是一部上起黃帝下迄當世的通史。他又說：

「協厥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

可見他的史記，也並不專遵春秋之一經。史記的體裁，是包括融化了六經，又包括融化了六經之各種傳，以及百家之雜語。舉例言：「公羊與左氏，便是春秋之異傳。」而史記則兼采了公羊之義旨與左氏之事狀。又旁采了尚書、詩經，乃至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等。不僅採摘了各書之內容，並融鑄了各書之體裁。他的史記，可說是匯合他以前一切文獻著作而成書。若專以史的著作論，則司馬遷史記實遠勝於孔子之春秋。

但司馬遷自創了新體例，他的書卻不受他自創的體例之拘束，這一層引起了將來史學上不斷的爭議。史記凡分本紀十二、表十、書八、世家三十、列傳七十之五類。本紀載帝系王朝之興廢，但他卻爲項羽作本紀，而且題目也直稱爲項羽本紀了，這不是不合了本紀的體例嗎？

世家本是西周以來封建諸侯之國別史，但始皇以前的秦國，他卻也列入本紀，而且和秦始皇本紀又分裂開來各自成篇了。這且不論，他又爲陳涉作世家，陳涉並無傳代，怎成爲世家呢？這且再說，他又爲孔子作世家了。孔子只是一私家講學的人，司馬遷何嘗不知道。他之自破其例，好像不倫不類處，正是史記之偉大處，特見精神處。可惜後來的史家，很少能瞭解到這一點。

說到列傳更見他用心。他對古代人物只采了伯夷，列爲七十列傳之第一篇，但伯夷根本無詳明的史實可考呀！他在春秋時代特舉了管仲與晏嬰，孟子嘗說過，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但司馬遷並不是不看重孟子

他把戰國諸子大部都包括在孟子荀卿的一篇列傳裏。而特地更推尊孟子。西漢人極尊鄒衍，鄒衍的大量著書那時全存在。司馬遷推崇董仲舒，仲舒學術便接近於鄒衍，但史記只把鄒衍附列於孟子，而且再三言鄒衍不能與孔孟相比伍。漢人極尊黃老與申韓，但那時兩派並不同，他卻把老莊申韓同列於一傳，而說申韓淵源於老莊。這些處，他確能承他父親論六家要旨的學風。而他的識見和衡量。已超過他父親。他對孔子以下百家的衡評，直到現在二千年來大體還如他意見，那是何等地觀察的深刻和遠到呀！

他如是湛深於六經，如是推崇於儒家，但他實並不用力來寫漢代那些傳經的博士們，儒林傳不像是他喜歡寫的傳。至如許多達官貴人們，好多沒有入傳的資格，但他卻廢力來寫貨殖傳與游俠傳。在當時人看不起的那些經商發財和作奸犯科的人，他卻有聲有色很用力來寫。甚至寫到刺客傳、滑稽傳、佞幸傳、日者傳、龜策傳。社會間形形色色，全給他活現地描繪出。

因此後人批評他，在其體例上，則說他疎。在其取材上，則又說他好奇。但他確有極深之自負。他自己說：「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這是史學的最高標準呀！以後蹈襲他的，未必瞭解這標準。批評他的，同樣不能瞭解這標準。連他的書只是一種私家著作那一點，也很少人瞭解。所以他要說：

「藏之名山，傳之其人。」

因其非官書，所以可藏之於名山。因其乃一家言，所以盼得其人而傳。後來的正史，便很少有這樣的精神了。

他書中尊稱其父曰太史公，他亦自尊稱為太史公。他死後，他的書，漸由他外甥楊惲所宣布，當時本稱太史公書，並不稱史記。直到東漢以後，漸稱此書為史記，而他自己，則後人都尊稱他為太史公。

——錄自歷史上的偉大人物——

史記索隱序

朝散大夫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河內司馬貞史記者漢太史司馬遷父子之所述也遷自以承五百之運繼春秋而纂是史其褒貶覈實頗亞於丘明之書於是上始軒轅下訖天漢作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系家七十列傳凡一百三十篇始變左氏之體而年載悠邈簡冊闕遺勒成一家其勤至矣又其屬稿先據左氏國語系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及諸子百家之書而後貫穿經傳馳騁古今錯綜變括各使成一國一家之事故其意難究詳矣比於班書微爲古質故漢晉名賢未知見重所以魏文侯聽古樂則唯恐臥夏有以也逮至晉末有中散大夫東莞徐廣始考異同作音義十三卷宋外兵參軍裴駙又取經傳訓釋作集解合爲八十卷雖粗見微意而未窮討論南齊輕車錄事鄒誕生亦作音義三卷音則微殊義乃更略爾後其學中廢貞觀中諫議大夫崇賢館學士劉伯莊達學宏才鉤深探賾又作音義二十卷比於徐鄒音則具矣殘文錯節異旨微義雖知獨善不見傍通欲使後人從何準的貞諷聞陋識頗事鑽研而家傳是書不敢失墜初欲改更舛錯裨補疎遺義有未通兼重註述然以此書殘缺雖多實爲古史忽加穿鑿難允物情今止探求異聞採摭典故解其所未解申其所未申者釋文演註又爲述贊凡三十卷號曰史記索隱雖未敢藏之書府亦欲以貽厥孫謀云

史記索隱序

史記索隱後序

夫太史公記事上始軒轅下訖天漢雖博采古文及傳記諸子其間殘缺蓋多或訪搜異聞以成其說然其人好奇而詞省故事覈而文微是以後之學者多所未究其班氏之書成於後漢彪既依遷而述所以條流更明且又兼采衆賢羣理畢備故其旨富其詞文是以近代諸儒共所鑽仰其訓詁蓋亦多門蔡謨集解之時已有二十四家之說所以於文無所滯於理無所遺而太史公之書既上序軒黃中述戰國或得之於名山壞宅或取之以舊俗風謠故其殘文斷句難究詳矣然古今爲註解者絕省音義亦希始後漢延篤乃有音義一卷又別有音隱五卷不記作者何人近代鮮有二家之本宋中散大夫徐廣作音義一十卷唯記諸本異同於義少有解釋又中兵郎裴駙亦名家之子也作集解註本合爲八十卷見行於代仍云亦有音義前代久已散亡南齊輕車錄事鄒誕生亦撰音義三卷音則尙奇義則罕說隋祕書監柳顧言尤善此史劉伯莊云其先人曾從彼公受業或音解隨而記錄凡三十卷隋季喪亂遂失此書伯莊以貞觀之初奉勅於弘文館講授遂采鄒徐二說兼記憶柳公音旨遂作音義三十卷音乃周備義則更略惜哉古史微文遂由數賢祕寶故其學殆絕前朝吏部侍郎許子儒亦作註義不觀其書崇文館學士張嘉會獨善此書而無註義貞少從張學晚更研尋初以殘缺處多兼鄙諸少孫誣謬因憤發而補史記遂兼註之然其功殆半乃自唯曰千載古史良難

紬繹於是更撰音義重作贊述蓋欲以剖盤根之錯
飢導北轅於司南也凡爲三十卷號曰史記索隱云

史記索隱後序

心觀採評史漢詮衆訓釋而作正義郡國城邑委曲
申明古典幽微竊探其美索理允愜次舊書之旨兼
音解注引致旁通凡成三十卷名曰史記正義發揮
膏肓之辭思濟滄溟之海未敢侔諸秘府冀訓詁而
齊流庶貽厥子孫世囑茲史于時歲次丙子開元二
十四年八月殺青斯竟

史記正義序

史記正義序

諸王侍讀宣議郎守右清道率府長史張守節上
史記者漢太史公司馬遷作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
陽南遊江淮講學齊魯之郡紹太史繼春秋括文魯
史而包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而撫楚漢春秋貫
紬經傳旁搜史子上起軒轅下暨天漢作十二本紀
帝王興廢悉詳三十世家君國存亡畢著八書贊陰
陽禮樂十表定代系年封七十列傳忠臣孝子之誠
備矣筆削冠於史籍題目足以經邦裴駰服其善序
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
隱惡故謂之實錄自劉向揚雄皆稱良史之才况墳
典湮滅簡冊闕遺比之春秋言辭古質方之兩漢文
省理幽守節涉學三十餘年六籍九流地里蒼雅銳

史記序考證

史記集解序裴駰○臣照按監本此序列於第四先索隱序次索隱後序次補史記序然後刊列此篇此篇之後則刊張守節論史例論注例論字例論音例音字例發字例證發解七篇又不刊張守節正義序紛然淆亂絕無義例今依時代次第定此篇爲第一索隱序第二索隱後序第三正義序第四終焉其補史記序則司馬貞自敘其補三皇本紀作述贊改定篇目等事也今既不用其篇第則無庸并諸簡端與張守節論史例證法解諸篇並移置末卷之後

又索隱○臣照按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皆書名猶裴駰之有集解也監本於索隱正義則稱索隱曰正義曰於集解則不載書名直稱徐廣曰如淳曰之類遂使曰字相混而且集解之文混入索隱索隱之文混入正義又正義之文十缺四五顛倒錯亂不可枚舉今集解索隱正義並依十三經例刻陰文字刪去曰字補刻闕文不下千百條而正義十居其九不能逐條詳載考證內顧正義無古刻原本可據各本彼此多寡不同今校定刊刻之後時或又得數條其不可少者重錄添入其無關緊要者仍從刪棄蓋即更數年搜羅終不能信焉正義全本也但校之明代監本稍爲詳備焉

又妄言末學○末監本詁作未今改正臣照按明監本詁字甚多而小註尤甚今改正者以萬計惟大本詁文詁者則著之小註不能詳也其無別本可考明知其詁不敢臆改者則著其說以存疑索隱序雖粗見微意而未窮討論○討監本詁作討今改正

又殘文錯節異旨微義○旨臣本詁作音今改正索隱後序或得之於名山壞宅○壞監本詁作壞今改正

又遂作音義十三卷音乃周備○乃監本詁作及今改正

又乃自惟曰千載古史良難繙於是更撰音義重作述贊○監本詁作乃自惟曰千載古史良難更然因退撰音義重作贊述今改正

史記序考證